

唐代文士朝外的宴游集会及其情态述略

吴在庆, 刘心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唐代文人多有宴游集会的风气,其气氛与情态于朝廷内外有所不同。朝廷外的集会中,文士们较易摆脱顾忌与约束,酒酣耳热之际舒放性情,找到命运与处境相似的知己,聊以自慰与互慰地集会游宴联唱酬和一番,以寄托情感、排遣世扰。我们可以通过当时文士们在朝廷外集会宴游及其创作的兴盛情景,窥见他们的真实生活形态与精神情态。

关键词:唐诗;宴游集会;唐代文士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321(2008)02-0074-04

唐代文士在朝廷内外多有集会宴游,而朝廷外的宴游及其精神情态是与朝廷内有所不同且多样的。本文简略谈谈朝廷外文士集会宴游中的某些值得注意的事例与情态。

一

盛中唐之际的独孤及与文士多有游宴集会,他在《建丑月十五日虎邱山夜宴序》中云:“于斯时也,抚云山为我辈,视竹帛如草芥。颓然乐极,众虑皆遣。于是奋髯屡舞而叹,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罢皆赋,以为此山故事。”^①《郑县刘少府兄宅月夜登台宴集序》亦记他与李华、郑洵等文士集会的情状心态:“(诸人)声同而形骸相忘,道契放机事不入。是以有高会远望,危言浩歌。或心愜清机,寓兴于物;或语及陈迹,盱衡而笑。于是初筵而惠好修,中饮而意气接,既醉而是非遣。……况高城古台,深夜明月。芳樽良友,佳景胜事。今夕何夕,八者俱并,盍亦皆赋于此乎,观二三子之志。”^②《扬州崔行军水亭泛舟望月宴集赋诗序》记叙泛舟游览及其感受云:“至是登于仙舟,泳彼新流。掇芳玩奇以永今日,日不足故用夜漏以继之。

羽觞未及数覆,银河横向金波上,乐作神王,百忧如失。而弦繁管清,悲欢交乎其间,则高歌争进。或道旧以泣,酒酣意真,乐极感至故也。当斯时,视身后之竹书鼎铭,犹稊米刍狗也,况细故乎!”^③

从上举三文,我们可以见到各次文会的情况,也可感触到其中的悲欢感慨。他们时而“众虑皆遣”、“心愜清机”;时而“危言浩歌”、视身后之竹书鼎铭如草芥刍狗;时而“悲欢交乎其间”、“道旧而泣”,感情复杂,精神心态多变。我们再看看他的两篇序文,《仲春裴胄先宅宴集联句赋诗序》云: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仓曹薛华陈嘉肴,醺清醕,会河东裴冀、荥阳郑裒、河南独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满举白,自午及子,促席于花阴,赋诗于月波。乐极不醉,夜艾而罢。后清明三日,二三子春服成,思欲修好,寻盟选胜,卜昼裴侯,是以再有投辖之会。是会也……堂有琴,庭有篴,芳草数步,落花满席。中和子冠乌纱帽,相与箕踞喁喁,傲睨相视,称觴乎其间,趣在酒中,判为酩酊之客。家本秦也,能无呜呜之声?其诗云:上天乘光兮,熙予以青春。今何日兮,共此良辰!与君觥浊酒而藉落英兮,如

收稿日期:2007-08-28

作者简介:吴在庆(1946-),男,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心(1980-),女,福建长汀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年华之相亲。蹇淹留以醉止,就云含意而未申。歌数阕,裴侧舟慢骂,曰:百年欢会,鲜于别离;开口大笑,几日及此。日新无已,今又成昔。不纪而赋之,如春风何!其演为连珠,以志此会。¹⁴

《冬夜裴员外薛侍御置酒宴集序》云:

二公以大司马之命领浙河东西十有三州之政,……由是在薄领之际,无江海而闲。冬十月辛未,徵会于此堂,宴朋友故旧也。贤豪毕会,升降有序。逢衣浅带十有五人。声同故穷达不间,意得而鄙吝皆遣。肴芳酒浓,夜寂琴畅,慷慨言志,络绎举白,盱衡抵掌,哑哑大笑。三爵耳热,万念如洗,不复计名身之亲疏,忧患之去来也,况他累乎!既醉,余以箸击唾壶,扣商而歌其词曰:薄领日盈机,知君傲烦囂。饮和自忘渴,况以初筵招。道契迹自亲,谁为列宿遥。何用结同心,绿琴复长瓢。日月若走马,炎凉催斗杓。一年解颐笑,几日如今宵。奉君千金寿,莫使岁寒凋。是日礼成于易,欢生于同。滞愤积惨,彗扫汤沃。方今溟海始波,世屯未康,二公克壮其猷,以立事为己任,行当自致青云之上,不复与适莽苍者群矣!¹⁵

从《仲春》一文可见诸人形迹心态,更是表露无遗。尽管文士的狂傲散漫,不拘形迹,借酒兴而发挥尽致,但也不觉流露出思乡之悲、人生苦短之哀。而裴翼醉态可掬的“侧弁慢骂”,主张沉醉于春风的态度,实也流露出了文士们此时所强烈感受到的别多会少、光阴易逝的人生悲哀。《冬夜》一文夜集者多达十五人,与宴会者均是朋友故旧。初宴时,诸人还“升降有序”,颇有文雅之士的儒雅风度。而酒酣意畅之后,则“盱衡抵掌,哑哑大笑”,颇有狂肆之态。而其时诸君也将功名身份,忧患苦恼皆忘在脑后。作者则以箸敲击唾壶,依声而放歌。然而醉意过后,作者冷却了醉时的狂热,还是回到了动荡的时局来。他祝愿裴员外、薛侍御能够实现“立事”的壮志,显耀功名,而不要和如他一样的草野文士混为一群。可见,文士们在集会酒酣耳热之际,虽然口称无功名之念,其实功名之心对一般文士来说是难于舍弃的。

约在大历初的浙东文士们的聚集与唱和,更是文学史上颇值得探究的盛事。其集会不仅人多,次数也不少。《唐诗纪事》卷四七记文士们“相会作《忆长安十二咏》”者有谢良辅以及其文友鲍防、杜奕、丘丹、严维、郑概、陈元初(陈孙)、吕渭、范灯、樊珣、刘蕃等十一人,他们分赋长安从正月至十二月景况。兹录其四季各一首以见所咏:

忆长安,三月时,上苑遍是花枝。青门几场送客?曲水竟日题诗。骏马金鞭无数,良辰美景追随。(杜奕)¹⁶

忆长安,五月时,君王避暑华池。进膳甘瓜朱李,续命芳兰綵丝。竞处高明台榭,槐阴柳色通逵。(严维)¹⁷

忆长安,九月时,登高望见昆池。上苑初开露菊,芳林正献霜梨。更想千门万户,月明砧杵参差。(范灯)¹⁸

忆长安,十月时,华清士马相驰。万国来朝汉阙,五陵共猎秦祠。昼夜歌钟不歇,山河四塞京师。(樊珣)¹⁹

颇有味的是文士们其时尚有《状江南十二咏》,咏唱者有谢良辅、鲍防、丘丹、严维、郑概、吕渭、范灯、樊珣、刘蕃、贾弇、沈仲昌等十一人(其中谢良辅咏二首,疑一首为谢良弼诗)。诸人诗亦分咏江南一年十二月景色情事。这两组诗每组句式、句数同,韵一律,可见是有组织、有规划的文会。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也引录《状江南十二咏》的四季各一首以为证明:

江南仲春天,细雨色如烟。丝为武昌柳,布作石门泉。(谢良辅)²⁰

江南仲夏天,时雨下如川。卢橘垂金弹,甘蕉吐白莲。(樊珣)²¹

江南季秋天,粟熟大如拳。枫叶红霞翠,芦花白浪川。(刘蕃)²²

江南仲冬天,紫蔗节如鞭。海将盐作雪,山用火耕田。(吕渭)²³

这是以江南和长安为题咏对像的两组文会酬唱诗。除此之外,此时期江南浙东文士们还多次相聚唱和,人数达 57 人,所作成《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二卷。《嘉泰会稽志》卷十四《严维传》谓:“大历中,与郑概、裴晃、徐嶷、王纲等宴其园宅,联句赋诗,世传《浙东唱和》。”宋代桑世昌《兰亭考》卷十二云:“鲍防、严维、刘全白、宋迪,共三十五人具姓名。大历中唱和五十七人。”²⁴关于浙东文士们联唱事,《唐才子传校笺·补正》卷三《鲍防传补》考论云:“《忆长安十二咏》《状江南十二咏》,当即《联唱集》中诗。此外联唱还当包括联句诗。《全唐诗》卷七八九严维有与鲍防等《中元日鲍端公宅遇吴天师联句》《酒语联句各分一字》《一字至九字诗联句》《会稽掇英总集》卷一四尚有《经兰亭故地联句》《松花坛茶宴联句》《寻法华寺西溪联句》……当均《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中诗,

……参与联句唱和者除同赋《忆长安十二咏》等之鲍防、谢良辅……沈仲昌十二人外，尚有李清、范淹、吕渭（按，吕渭已与《忆长安十二咏》二会）、吴筠、张叔政、周頌、裴晃、庾骘、贾肃、萧幼和、徐嶷、张著、范绛、刘全白、王纲、段格、刘题、秦瑀、李聿、崔泌、杜倚，加上失姓之成用、迴，共三十五人。联句形式除五言外尚有六言、一字至九字、七言柏梁体，实可谓浙东诗坛之盛事。”¹⁵ 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文士们的集会宴游及其创作的兴盛情景，窥见他们的生活情景与精神情态。

二

值得注意的是，大历年间这么多文士聚集于浙东及江南一带，而其酬唱文会又这么频繁，这一现象让我们想起在安史乱中及乱后的这一时期许多文士在战火与烽烟中离开中原，或避于西南，或奔向江东，在流寓之后，又逐渐安定下来。其中江南地区以其秀丽的山水，较为发达的经济与文化，加上多俊秀的本土文士，故这一地区成为文士躲避战乱的首选区域。诗僧皎然曾说：“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素、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佔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迄今余波尚寝，后生相效，没溺者多。大历末年，诸公改辙，盖知前非也。”¹⁶ 皎然不满于大历中江南诗人们陶醉于青山芳草、春风白云的悠然生活及其创作倾向，这确实说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心态与诗风特点，前述的这一时期浙东文士的游宴联唱酬和生活即可为证。且看看《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卷十七）中的某些诗作，具体体察这些文士的吟咏生活与心态吧。《秋日宴严长史宅》联唱的文士有郑概、严维等九人，其诗云：

北客来江外，秋山到越中。（郑概）故交多此见，清兴复能同。（裴晃）落木秦山近，衡门镜水通。（严维）檐前苔绕砌，篱下菊成丛。（徐嶷）泫泫花承露，泠泠叶动风。（郑概）卷帘看彩翠，对酒命丝桐。（张著）戊日辞巢燕，商天向浦鸿。（范绛）霁开通细雨，笑语望秋空。（刘全白）嫩竹霜天绿，残花醉里红。（仲昌）客游惊落叶，更使恨风蓬。（阙名）¹⁷

贾弇、严维等九人的《寻法华寺西溪联句》诗唱和云：

常愿山水游，灵奇赏皆遍。（贾弇）云端访潭洞，林下征茂彦。（允初）枕石爱闲眠，寻源乐清宴。（吕渭）探幽渐有趣，凭险恣流眄。（张叔政）竹影思挂冠，端声忘摇扇。（鲍防）旁登樵子径，却望金人殿。（周頌）萝叶朝架烟，松花暮飞霰。（□

成用）蝉声掩清管，云色缘素练。（郑概）从事暮澄清，看以得方便。（严维）攀崖屡回互，绝迹无健羨。（允初）野客归路逢，山僧入林见。（贾弇）云林会独往，世道从交战。（鲍防）塔庙年代深，云霞朝夕变。（周頌）潜流注隈隩，触石乍践蹶。（□成用）逸兴发山林，道情忘贵贱。（郑概）临流日复夕，应接空无倦。（严维）¹⁸

这些联句呈现出文士们沉溺于山水云林，诗酒琴乐，幽情禅趣的生活中的情景。他们的心境情态，虽也有北客南来的世虑之慨，也不无惊落叶而恨风蓬之愁，但却颇为淡然。作为身处江南的文士，尽管不无报国之心，然而现实的处境，使他们对象征着国家的长安，只能时尔流露出感慨思念之情，以寄托爱国思乡、关怀时世的情感。这种情感计有功已敏锐地注意到了，他在述评文士们的《忆长安十二咏》《忆江南十二咏》以及《中元日鲍端公宅遇吴天师联句》诗时谓：“观十二月诗与中元联句，皆在江南时事也。咏江南而忆长安，其意可见矣。”¹⁹。既然如此，文士们很难终日唯家国沦丧是念，他们要面对现实生活，追求文士的精神生活与雅趣以寄托和解脱。于是面对青山绿水，芳草白云，他们很自然地找到了在政治上无可做为时的生活绿洲，寻觅到美景良辰、佛寺禅院，用以寄托情感，排遣世扰，同时也找到了命运与处境相同的伙伴，聊以自慰与互慰地集会游宴联唱酬和一番，歌唱起“机闲任情性，道胜等浮沉”、“从来谢公意，山水爱登临”（《花岩寺松潭》），吟咏出“焚香忘世虑，啜茗长幽情”、“水流惊岁序，尘网悟簪纓”、“山栖多自惬，林卧欲无营”（《松花坛茶宴联句》）、“枕石爱闲眠，寻源乐清宴”的诗句，将他们的情趣与心态融进了江南的山水草木与琴茗禅道中，以宴游集会唱和充实他们无可奈何的平庸生活。以历史的眼光注视这些文人，他们的生活与心态，其实多是那一时期的现实所造成的。我们不必苛求他们干出力转乾坤的事业，也难期望他们创作出总体上雄浑悲壮气势豪健的文学作品。

三

文士们的游宴集会，其气氛与情态也是多有不同的，比如有时颇为轻松浪漫，甚至互相戏谑，颇有恣情放浪之风，晚唐的温庭筠、裴諝、令狐綯、段成式、允諝等人的集会宴游即如此。

温庭筠文风之华艳是人所共知的，这实际上与他的生活作风桴鼓相应。《旧唐书·温庭筠传》记他“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諝（按《新唐书·温庭筠传》作“諝”，是）、令狐綯之徒，相与蒲饮，酣醉终日。”²⁰《云溪友议》卷下《温裴黜》所载的歌曲，即

是他们在宴游集会中所作,从中可窥见他们的情态风调:

裴郎中誠,……足情调、善诙谐。举子温岐为友,好作歌曲,迄今饮席,多是其词焉。裴君既入台,而为三院所诮曰:“能为淫艳之歌,有异清洁之士也。”裴君《南歌子》词曰:“不是厨中串,争知炙里心。井边银钏落,展转恨还深。”又曰:“不信长相忆,抬头问取天。风吹荷叶动,无夜不摇莲。”又曰:“簪蜡为红烛,情知不自由。细丝斜结网,争奈眼相钩。”二人又为新添声《杨柳枝》词,饮筵竞唱其词而打令也。词云:“思量大是恶因缘,只得相看不得怜。愿作琵琶槽郎畔,美人长抱在胸前。”又曰:“独房莲子没人看,偷折莲时命也拚。若有所由来借问,但道偷莲是下官。”温岐曰:“一尺深红朦麴尘,旧物天生如此新。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又曰:“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²¹

又温庭筠、段成式、允繇诸人大中十三年同在徐商襄阳幕,时亦多有游宴唱和之事,其间诸文士之戏谑嘲讽,狎妓狂放之举亦颇见之于载籍。《唐诗纪事》卷五四《周繇》(按应作元繇)条记“繇,字为宪”,“与段成式、韦蟾、温庭皓同游襄阳徐商幕”,“繇有《看牡丹赠段成式》诗云:‘金蕊霞英叠彩香,初疑少女出兰房。逡巡又是一年别,寄语集仙呼索郎。’成式《前看各酒绝句赠繇》曰:‘太白东西飞正狂,新萸石冻杂梅香。诗中反语常回避,尤怪花前呼索郎。’”又记“襄阳中堂赏花,繇与妓人戏语,成式嘲之曰:‘莺里花前选孟光,东山逋客酒初狂。素娥毕竟难防备,烧得河车莫遣尝。’繇和云:‘回簪转黛喜猜防,粉署裁诗助酒狂。若遇仙丹借羽化,便随萧史亦何伤?’”²²两人还有狎妓互嘲戏之酬唱,《唐诗纪事》有如下记载:

广阳公宴,成式速罢驰骋,坐观花艳,或有眼饱之嘲,繇赋诗云:“蹙鞠且徒为,宁如目送时。报

仇惭选奕,存想恨透迟。促坐疑辟咤,衔杯强朵颐。恣情窈窕窈,曾恃好风姿。色授应难夺,神交愿莫辞。请君看曲谱,不负少年期。”段成式和并序云:“近者,初开金埒,大敞红筵,骑历块而风生,鼓掺挝而雷发。成式未曾盘马,徒效执鞭。喜过君子之营,徒接将军之第。以款段辞退,因得坐观。是时满目铅黄,逆鼻兰麝。晚薪余论,恨织素而不怜;斜柯新知,叹因针而难假,化符端公,妾换名马,赋闢长门,莫逆赏心,形于善谑。为宪老舅,吟飘白雪,思效碧云。六韵传观,不得落地,铿如珮玉,粲若列星,侧目诤贵于千金,贷心只劳于一句。辙鸣瓦釜,方应金铙,拗辅宜哈,足代谐笑。”诗云:“才甘鱼目并,艺怯马蹄间。王谢初飞盖,姬姜尽下山。缚鸡难角逐,射雉岂开颜。乱翠移林色,狂红照座殷。防梭齿虽在,乞帽鬓渐斑。饶恕相如瘦,应容累骑还。”庭筠和云:“齐马驰千驷,卢姬逞十三。……堕珥情初洽,鸣鞭战未酣。神交花萼萼,眉语柳毵毵。却略青鸾镜,翘翻翠凤簪。专城有佳对,宁肯顾春蚕。”²³

这种宴集游乐中文士们的狎妓嘲谑习气,在晚唐文士中多有之。辛文房在《唐才子传》卷九《赵光远传》中即谓赵光远“恃才不拘小节,皆金鞍骏马,尝将子弟恣游狭邪。……况年少多才,京邑繁盛,耳目所荡,素少闲邪之虑者哉。故辞意多裙裾妖艳之态,无足怪矣。有孙启(按乃桀之讹)、崔珏同时,恣心狂狷,相为唱和,颇陷轻薄。”²⁴可见这种风气在晚唐文士中颇有影响,这与其时趋于浮艳放浪的社会风尚是一致的

上述只是文士们集会宴游的某些场面及其情感心态,在这篇短文中我们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记述,但通过这些记述我们不难领略到唐代文士们集会宴游生活及其情态的多姿多彩,是我们了解唐代文士生活与情感心态乃至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

注释:

¹ ° ¼ ½ 董 诰:《全唐文》卷 38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 3932 3931 3931 3932页。

(四)董 诰:《全唐文》卷 388第 3942页。

¾ ¼ Å Á 10 11 12 13 19 22 23 计有功:《唐诗纪事》,吴文治:《宋诗话全编(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 5082 5084 5087 5088 508Q 5088 5088 5087 5083 5193 5193页。

14 桑世昌:《兰亭考》,乾隆甲辰季春知不足斋重校本。

15 24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 97 96页。

16 皎 然:《诗式》卷 4《齐梁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 37页。

17 18 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 906 904页。

20 刘 煦:《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 5079页。

21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 1310页。